

第十九卷(2018年)第一册

哲學門



总第三十七辑 Vol.19 No.1, 2018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CSSCI 来源期刊 (集刊类)

论坛： 汉宋经学的流变

白辉洪

卦象与爻变——试论虞翻的易学观

陈睿超

试论《潜虚》对《太玄》拟《易》方式的继承与调整

李敬峰

吕大临对《中庸》的诠释及朱子对其的扬弃

彭荣

吕祖谦的致知学说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哲學門

第十九卷(2018年)第一册



总第三十七辑 Vol.19 No 1, 2018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CSSCI 来源期刊 (集刊类)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门. 总第三十七辑/仰海峰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301-30351-1

I. ①哲… II. ①仰…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4757号

- 书 名 哲学门(总第三十七辑)
ZHEXUE MEN (ZONG DI - SANSHIQI JI)
- 著作责任者 仰海峰 主编
- 责任编辑 吴 敏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351-1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7065
-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2.5印张 346千字
-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6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论坛:汉宋经学的流变

卦象与爻变

- 试论虞翻的易学观 白辉洪/1
- 试论《潜虚》对《太玄》拟《易》方式的继承与调整 陈睿超/17
- 吕大临对《中庸》的诠释及朱子对其的扬弃 李敬峰/39
- 吕祖谦的致知学说 彭 荣/53

论文

- 再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 吕纯山/69
- 《欧德谟伦理学》中的“功能”概念和“功能论证” 魏梁钰/87
- 神话与梦境:奥克肖特理解政治文明的另类隐喻 李振东/123
- 诺斯替主义、科学与现代性
 - 对布鲁门伯格论题的反思 高 洋/139
- 伪装虔敬与共和德性的教养
 - 试论马基雅维利思想中宗教与共和德性的关系问题 顾超一/157
- “政治人”与历史
 - 论波考克的公民共和主义 贺晴川/177
- 农奴生产方式和俄国资本主义起源
 - 村社共同体的解体和原始积累 周巍卫/197
- 庄子逍遥义辨正 韩林合/213
- 求知的界限与生命的涵养
 - 透过《庄子》看“去知”和“养知”的关系 邹 蕴/235

“自然”理念的困惑

——对晚期阮籍矛盾形象的一种解读 林 凯/247

王阳明在“四句教”公案中的思想立场研究

——以《〈大学〉问》为中心 陈 焱/263

从“诚意”到“致良知”

——试论阳明“诚意”工夫与朱子之异同 陈双珠/279

书评:

吴震:《阳明后学研究》(增订本) 邓国元/301

高海波:《慎独与诚意:刘戡山哲学思想研究》 秦晋楠/311

丰子义、郗戈、张梧:《社会发展的全球审视》 张茂钰/320

聂锦芳:《滥觞与勃兴——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 刁超群/331

邹诗鹏:《虚无主义研究》 郭清飞/338

书讯:

(宋)杨时撰,林海权校理:《杨时集》 /16

(宋)张栻著,杨世文点校:《张栻集》 /68

[美]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 /138

[美]欧内斯特·C. 莫斯纳:《大卫·休谟传》 /156

[英]苏珊·詹姆斯:《激情与行动——十七世纪哲学中的情感》 /176

[英]大卫·利奥波德:《青年马克思——德国哲学、

当代政治与人类繁荣》 /194

[美]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 /195

[美]安乐哲:《李泽厚与儒学哲学》 /278

Contents

Forum

Hexagram Image and Change of the Lines:

About Yu's Doctrine of *Yi*-logy Bai Huihong/1

On the Inheritance and Adjustment of *Qianxu* to *Taixuan* in the Mode

of Imitating *The Book of Changes* Chen Ruichao/17

Lü Dalin's Interpretation of *Zhongyong* and

Chuhsi's Sublation with it Li Jingfeng/39

The Theory of Extending Knowledge of Lü Zuqian Peng Rong/53

Articles

Again on Aristotle's Happiness Lü Chunshan/69

"Ergon" and "Ergon Argument"

in Aristotle's *Eudemian Ethics* Wei Liangyu/87

The Myth and the Dream: Oakeshott's Alternative Metaphor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Li Zhendong/123

Gnosticism, Science, and Modernity:

Reflections on Blumenberg's Thesis Gao Yang/139

Appearing Religious and the Education of Republican Virtue:

On the Relationship of Religion and Republican Virtue

in Machiavelli's Thought Gu Chaoyi/157

Homo Politicus and History:

On Pocock's Civil Republicanism He Qingchuan/177

The Production of Serfs and the Origin of Russian Capitalism:

The Disintegration of Village Community and

Capital Primitive Accumulation Zhou Weiwei/197

Clarifications of Zhuangzi's Wandering at Ease Han Linhe/213

- The Limit of Knowledge-seeking and the Cultivation of Life:
 View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dispensing”
 and “Knowledge-cultivating” in Light of *Chuang-Tzu* Zou Yun/235
- Confusion on the Idea of Nature: An Interpretation
 on the Contradictory Image of Ruan Ji in His Later Years Lin Kai/247
- On Wang Yangming’s Standpoint
 in the Case of “Four Precepts” Chen Yan/263
- From “Sincerity” to “Expanding the Knowledge of Good”: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Sincerity”
 between Yangming and Zhu Xi Chen Shuangzhu/279

Reviews

- Wu Zhen, *A Study on Late Yangming School* Deng Guoyuan/301
- Gao Haibo, *Vigilance in Solitude and Sincerity of Will:*
A Study o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Liu Jishan Qin Jinnan/311
- Feng Ziyi, Xi Ge, Zhang Wu,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View of Globalization Zhang Maoyu/320
- Nie Jinfang, *Origination and Prosperity:*
A New Study on the Origin of Marx’s Thought Diao Chaoqun/331
- Zou Shipeng, *A Study on Nihilism* Guo Qingfei/338

Information

- Yang Shi, *The Complete Works of Yang Shi* /16
- Zhang Shi,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Shi* /68
- Roger T. Ames, *Confucian Role Ethics* /138
- Ernest Campbell Mossner, *The Life of David Hume* /156
- Susan James, *Passion and Action: The Emo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176
- David Leopold, *The Young Karl Marx:*
German Philosophy, Modern Politics, and Human Flourishing /194
- James O’Connor,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195
- Roger T. Ames, *Li Zehon and Confucian Philosophy* /278

此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有“论重卦之人”和“论卦辞爻辞谁作”两节,胪列诸家,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具体的讨论虽然琐碎,实则反映出对《周易》文本特征的重视。

两汉易学就是在这种文本特征的自觉下,处理辞与象的关系,将象置于辞之上,以辞为线索来理解卦象的变化,由此衍生出纷繁复杂的解易体例。^①因此可以说,对卦象及其变化的理解是汉易的基本归止,亦是进入汉易的一把钥匙。在现存汉易诸家中,虞翻易注保存最为完整,尤其是保存了大量关于卦象及其变化的讨论。而现有的研究往往关注其复杂的解易体例,也就仅在易学解释学的领域内进行,对其思想的研究则相对不多^②;从文献上看,现有研究集中在虞翻对上下经的注释,对《系辞》以下部分的注释则鲜有关注。本文则首先关注虞翻关于《系辞》的讨论,尤其是其中有关易学基础性问题的讨论,探究其繁复体例背后的易学观的基本面貌,以期对其具体的易学注释有同情之理解。

一 八卦与月体纳甲

庖牺创制八卦而为《周易》之始,象也成为《周易》不可或缺的独特之处。又因《系辞》有明言“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情”,故而这一点为传统看法所公认。虞翻大致也持这种看法,不过具体之处则有所不同,其于《系辞》“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文字下注云:

谓庖牺观鸟兽之文,则天八卦效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乃四象所生,非庖牺之所造也,故曰“象者,象此者也”。则大人造爻象,以象天卦可知也。而读《易》者咸以为庖牺之时,

① 颇值得注意的是,汉易尤其是今易学往往试图突破的限制而直接理解象,例如《易林》、京房的八宫卦,乃至扬雄的《太玄经》,都可以视作对象的重新安排。但此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② 从思想的角度来理解虞翻易学的,有王新春教授的《虞翻易学旁通说的哲理内涵》(《哲学研究》2001年第9期)、《虞翻易学“成既济定说”的哲学文化底蕴》(《哲学研究》2009年第6期)、《虞翻易学十二消息说语境下的宇宙大化》(《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2期),以及杨淑琼《虞翻〈易〉学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等。这些研究都试图将虞翻的解易体例与易学思想统合起来,在方法和研究方向上值得关注和进一步推进。

天未有八卦，恐失之矣。“天垂象，示吉凶，圣人象之”，则天已有八卦之象。^①

《系辞》本意是言八卦乃庖牺氏所创立，而此处虞翻征引《系辞》其他处的文字，将庖牺始作八卦解释成效法天象，而造出阴阳爻象来表征万物。也即是说，庖牺氏所作的只是爻象这种符号，而这种符号背后的意义及其显现出来的象，则是天本身所有的，庖牺氏仅是取法于彼。这种讲法，实则是在强调《周易》在天道上的根据，圣人之作《易》就被理解成在天道显现之下的取法。在此取法的基础上，一则以天之八卦来象征万物，如《乾》卦九五虞注云“谓若庖牺观象于天，造作八卦，备物致用，以利天下”，一则重为六十四卦来表征变化。

而关于所谓天之八卦，虞翻的解释比较复杂，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月体纳甲，《系辞》“在天成象”注云：

谓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兑象见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丧乙，坎象流戊，离象就己，故“在天成象”也。

类似的文字还出现在《坤》卦《彖传》和《系辞》“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的注文中。另外一种则是“四象生八卦”，其注文云：

故“四象生八卦”，乾坤生春，艮兑生夏，震巽生秋，坎离生冬者也。

这里的“生”当读为“生于”。这种解释在今所有的注文中仅见于此处。相对而言，虞翻更多地使用前一种，并以此作为一种易例来解释经文；后一种则似乎只是为了解释“四象生八卦”一句。张惠言仍以月体纳甲来解释，言“月行至甲乙，而乾坤象见，是‘乾坤生乎春’也。月行至丙丁，艮兑象见。月行至庚辛，震巽象见。坎离在中，不可象，日月会于壬癸而坎离象见，故‘生乎冬’”^②，显然，月之运行、月象变化与四时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张氏的解释或许是看到天干与四时之间的关联，但如此则有两个问题，一是八卦与四时之间可以通

① 黄奭辑：《虞氏易注》，见《汉学堂经解》，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226页。本文所引虞氏易注，主要取于黄奭辑本，并参照《周易集解》（明嘉靖聚乐堂刻本等版本）、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以及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以下所引，不再说明。

② 张惠言：《周易虞氏义》，第151页。此外如潘雨廷先生亦如此解释，见氏著：《周易虞氏易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08页。

过天干相配^①,因而完全不需要月体纳甲;二是坎离配戊己在中,如何与壬癸关联起来,是未能解释清楚的。而虞翻的“四象生八卦”本身是以天干为中介来牵合四时与八卦,其中并不需要月体纳甲,其注《系辞》“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云:

“五位”谓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谓“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兑,相得合火,“山泽通气”也;戊坎己离,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风相薄”也;壬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阴阳相薄而战于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一六合水,二七合木,三八合火,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

这里将八卦纳甲,又将五行与八卦相配,那么八卦与四时的关联呼之欲出。当然,以十天干和五行来配八卦和四方,会出现未能匹配完全的问题,而解决的方法之一,是将乾配甲壬、坤配乙癸,以表示终始之义,比如说京房的纳甲即是如此;四方当中则加入中位。不过虞翻的月体纳甲似乎并非如此;今所见的几处关于月体纳甲的注文当中,虞翻一般言“灭藏于癸”(《坤》卦《彖传》注)、“丧灭于癸”(《蹇》卦《彖传》注),未见到他明确地以壬、癸配乾、坤。虽然同样是纳甲,京氏纳甲中的八卦阐述乾坤或阴阳的终始之义,而虞氏纳甲中的八卦首先是就月相而言,“二十九日消乙入坤”^②,则已无月相可言,因而也就没有乾壬坤癸。对于此种情况,虞翻一般言“日月会北”,日月对应的正好是坎离而非乾坤。因此可以说,虞翻的月体纳甲对京氏纳甲做了一些改变,与《周易参同契》也有所不同。^③

而虞翻在这里的处理也是值得注意的:“壬壬地癸,相得合水。”变言乾坤为天地,使得壬癸及水所代表的北方、冬季被排除出八卦序列,居中位的坎离和土则获得类似于北方、冬季的位置,从而形成乾坤在东配春、艮兑在南配

① 上引虞氏月体纳甲即是本于八卦纳甲。四时配天干,《礼记·月令》云:“春其日甲乙,夏其日丙丁,秋其日庚辛,冬其日壬癸,中央其日戊己。”

② 《坤》卦《彖传》注文。虞翻也有不同的讲法,如“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注文言“三十日坤象灭乙”,一般以为当以“二十九日”为确。

③ 虞翻也并非完全不以壬癸配乾坤,如《归妹》卦《彖传》注云“乾主壬,坤主癸,日月会北”以及“阴终坤癸”,《说卦》注云“万物成始于乾甲,成终坤癸”,但这些都不是在讨论月体纳甲和“天垂象”,而是言终始。与此义相同的,是虞翻有“坤亥”“乾子”之说。

夏、震巽在西配秋、坎离在北配冬的图式；而这种处理方式很明显地是以月体纳甲为基础。另外，对于天地之数合为五行，虞翻以“或”的形式采用了郑玄等人的讲法，并运用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的注文中。这里不用自己的匹配系统，或许表明只是权宜之计，并非解释八卦之象的实际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虞翻的“四象生八卦”是以他的月体纳甲为基础的，因而实际上并不采取“四象生八卦”而是以月体纳甲来解释八卦卦象，也就是将一月中月相的变化来对应八卦卦象。虞翻的月体纳甲本于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也被人所关注，如朱伯崑先生指出其中的两点不同^①。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其间的差别并不止于此。上文中已经说明纳甲上的不同，而这一点进一步引申，则是与其对乾坤的看法相关。

二 乾坤与阴阳

同是月体纳甲，虞翻与《周易参同契》关于“乾坤”的看法有所不同。《参同契》中的月体纳甲就乾坤言道：

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蟾蜍与兔魄，日月气双明。蟾蜍视卦节，兔者吐生光……坤乙三十日，东北丧其明。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②

这一段文字，“十五乾体就”与“坤乙三十日”自然是就月相而言；而“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中的乾坤很难理解为月相，而所谓“始终”之意是借助天干来表达的，如俞琰“壬癸配甲乙，十干始于甲乙，终于壬癸”（《周易参同契发挥》上篇）。朱伯崑先生以为是“乾纳甲壬，坤纳乙癸，乾当望月，坤当晦时，乾坤两卦意味着阴阳消长之终始”^③，认为这里的乾坤不是指月相而是指纯阳纯阴之卦。这种前后的不一致，实则表明魏伯阳没有区分作为符号（象）的乾坤与符号背后意义的乾坤，而将两者糅杂起来。而虞翻对月体纳甲的运用首先就

① 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年，第268—269页。

② 《周易参同契》卷上，明正统道藏本。以下同。

③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261页。

在于解释天垂八卦之象,因而很清楚地区分两种乾坤。月体纳甲中的乾坤是用来描述月相的符号,因而在消乙入坤没有月相以后,虞翻就直接将乾壬坤癸去掉,又将坎离置入其中,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八卦之象的系统;这与《周易参同契》中坎离居中^①而北方为乾消坤藏是不一样的。所以,虽然虞翻与魏伯阳同样讲“日月为易”,但虞翻仅就象的意义上来讲,所谓“易谓日月在天,成八卦象,‘悬象著明,莫大日月’是也”(《系辞》“是故易者,象也”注文)。由此,离日坎月的重要性在象的范围内才是有效的。

除了作为符号的乾坤之外,虞翻特别强调作为变易根本的乾坤,如在月体纳甲中所言的悬天成八卦象的日月,即与阴阳相关,《归妹》卦《彖传》注云:“以离日坎月战阴阳,阴阳之义配日月,则万物兴,故‘天地之大义’。”离坎从象上看是阴阳相杂,所以“战阴阳”,因此日月所表达的阴阳相杂之义兴起万物,最终实现天地交而万物生之义。又如“乾二、五之坤,成离日坎月”一句数次出现,更加表明日月与乾坤、阴阳之间的紧密关联,因而天之八卦实则是在显示“易道阴阳消息之大要”。

而虞翻描述由乾坤而生八卦的过程道:

乾以二、五摩坤,成震、坎、艮;坤以二、五摩乾,成巽、离、兑,故“刚柔相摩则八卦相荡”也。(《系辞》“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注)

乾二、五之坤则,生震、坎、艮;坤二、五之乾,则生巽、离、兑。(《系辞》“四象生八卦”注)

乾二、五之坤,则八卦象成。(《系辞》“八卦以象告”注)

张惠言以为这里所说的乾坤之二、五,“谓其中气尔,非必二五爻,故三才卦亦言二五”^②。虞氏注文针对的还是乾坤相摩而生六子卦,自然是没有二、五所说的内外卦中爻,而所谓乾坤相摩,也就是乾坤二气的交合相杂,因此张说得之。当然,虞翻采取二五来描述乾坤生六子卦,也是便于从卦象上来说明。

① 这与《周易参同契》对坎离的重视有关,所谓“坎离匡廓,运毂正轴”,以及“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幽潜沦匿,升降于中。包裹万物,为道纲纪”,乾坤定位,而坎离成为阴阳变易的根源与表现。

② 张惠言:《周易虞氏义》,第135页。

潘雨廷先生以易象来解释虞氏注文,这些地方亦复如此^①;这种解释方法在易象方面也言之成理。虞氏以乾坤之气相摩荡来解释八卦,与月体纳甲解释八卦,乃是就不同层次上来讲的:前者言八卦之体,后者言八卦之象;前者是其实质意义,后者是其表象意义。因而在月体纳甲中,乾坤与其他六卦相并列;在相摩相荡中,乾坤则为父母而生出六子卦。而对于后者的乾坤与六子被统称为八卦,虞翻以为乃是小成:“谓乾坤与六子俱名八卦,而小成,故小。”(《系辞》“其称名也小”注)八卦中的乾坤只是乾坤二气流行小有所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乾坤所呈现出的还只是“象”,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到六十四卦的阶段,“其取类也大”,虞翻所谓乾阳“触类而长之”,“发挥刚柔而生爻”,从而成就易道的生生变化。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虞翻在注解六十四卦中对两爻的称呼:一、--两种爻象一般被称为阳爻、阴爻^②,但在所见的注文中,虞翻除了用到阴阳之外,用乾坤来称呼这两种爻象也随处可见。对于乾而言,例如:

动正成乾,故“恒其德”。(《恒》六五注)

否乾为王,谓五也。(《随》上六注)

乾善为详。不得三应,故“不详也”。(《大壮》上六《象》注)

乾称威,发得位,故“威如吉”。(《大有》六五注)

王谓乾。乾之坤成坎,体师象,震为出,故“王用出征”。(《离》上九注)

乾为门,谓同于四。(《同人》初九注)

乾为易,四上之五,兑还属乾,故“丧羊于易”。(《大壮》六五注)

乾为动直,远初近上,故不桡下也。(《大过》九四《象》注)

对于坤而言,有:

发蒙之正以成兑,兑为刑人,坤为用,故曰“利用刑人”矣。(《蒙》初

① 见氏著:《周易虞氏义象释》,第370、404、450页。刘玉建也是以此种观点来看待乾坤生六子,见氏著:《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92—693页。

② 当然,阴阳的观念也并非就是《周易》一开始就具备的,甚至在“十翼”当中也并不多见,明确将爻象与阴阳勾连起来的大概是《小象传》:“阳在下也”与“阴始凝也”。具体可参见王博:《易传通论》,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第174—176页。

六注)

坤身称躬,三为二所乘,兑泽动下,不得之应,故“不有躬”。(《蒙》六三注)

坤为缶,礼有副尊,故“贰用缶”耳。(《坎》六四注)

坤为财,巽为进,故贲资也。(《萃》上六注)

坤为事。初失位而为讼始,故不永所事也。(《讼》初六注)

坤为丧。(《震》六二注)

初爻非坤,故不蓄而畲也。(《无妄》六二注)

坤为鬼,坎为车,变在坎上,故“载鬼一车”也。(《睽》上九注)

虞翻直接称阳爻阴爻为乾坤。从卦画上看,乾坤为纯卦;从其代表的意义来看,乾坤为未杂的阳气、阴气,因而其中的任何一阳爻都有可能代表全体。当然,虞翻的这种做法便于扩大取象以解释经文,但直接以乾坤来形容爻的属性,则表明乾坤与阴阳之间的紧密关联。相对而言,阴阳除了描述爻的属性之外,更多侧重于变化的一面,以《乾》《坤》为例:

谓阳息至三,二变成离。(《乾》九三注)

乾称君子,阳出成为上德,“云行雨施”,则成离。(《乾》《文言》注)

谓阴极阳生。(《坤》卦辞注)

阳出初,震为主、为常也。(《坤》《文言》注)

阳称直。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故“直其正”。方谓辟,阳开为方。(《坤》《文言》注)

其中所谓“阳出”“阳息”就是在讲阴阳消息之义,也就是于阴阳变易上讲。而其中第五例尤其值得注意:虞翻言“阳称直”的依据在于乾的“其动也直”,这种取象明显地是就其动处言。此外如“阳为德,动在坤下”(《坤》《大象》注),是就坤卦中阴极而阳生于下所说的;与阴杀相对,虞翻将阳之动称为生,因而有“阳为德”的取象。^① 相对来看,乾坤的取象则丰富得多,除了取变动之象,如“动正成乾”而取德象、“变在坎上”而取鬼象,还大量取静态之象。从这种

^① 虞氏易中,阴阳还有一些取象,如“阳为君子”与“阴为小人”“阳称大”与“阴称小”“阳称名”与“阴为辱”“在阳称变”与“在阴称化”“阳为知”与“阴称礼(体)”“阳为庆”与“阴为杀”这种成对出现的取象,由此引申出的如阳为美为嘉为赏为福、阴为肉之类的取象,以及直接来自乾象的阳为金之类。

取象上的差异,亦可以看出在虞氏易中,相较于阴阳而言,乾坤所涵盖的内容要更丰富一些,而为虞翻阐述易道的主要概念。

更值得注意的是,虞翻有“乾元”“乾之元”的讲法:

一谓乾元。万物之动,各资天一阳气以生,故“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系辞》注)

阳出,变化云为,吉事为祥,谓复初乾元者也。(《系辞》注)

乾流坤形,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终于坤亥,出乾初子,品物咸亨,故元亨也。(《坤》卦辞注)

复初乾之元,故“德之本也”。(《系辞》注)

“乾元”一语首见于《彖传》,《文言》则有进一步的发挥和解释,并与“坤元”一起描述了一个天施地生的宇宙发生过程。虞翻所谓“乾元”自然也延续了这一意义。而在今所见的虞氏易注中,“乾元”“乾之元”出现在《坤》卦和对“复”的理解中。(当然,可以推想《乾》卦注文中会有对“乾元”更丰富的阐发。)坤“凝乾之元”自然是指坤使乾元获得形象而成物,所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而所谓“复初乾元”者,则指明乾元随时而在,时时发生,并非只在宇宙发生的开端,而是参与到万物生成中去而为其根源;同样,万物的变化也根于此。而且,虞翻似乎将“元亨”视作乾元的专利,所谓“乾始开通,以阳通阴,故始通”,因而《坤》卦中“元亨”也被解释成乾元的元亨。此外对《屯》《大有》《随》《蛊》《临》《无妄》《升》《革》《鼎》中“元亨”的注释,亦是如此。虞翻的这种看法,在将“亨”解释为乾通于阳时,实际上将“元”解释为乾元;而这似乎意味着虞翻否认了“坤元”之说。张惠言即认为虞翻注解“易有太极”所启用的“太一”就是乾元^①;此说虽然没有直接的依据,但考察今所见虞注中对“元”的所有解释,都是指乾爻而言。如果张说为确,则接下来的问题,是虞翻对《彖传》中的“坤元”如何理解,以及如何由乾元而有坤。而这些是张氏所未处理的,虞注也未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乾坤关系当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虞翻有以“凝”字来描述,如:

谓阴极阳生,乾流坤形,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终于坤亥,出乾初子,

^① 见氏著:《周易虞氏义》,第150—151页。

品物咸亨,故元亨也。(《坤》卦辞注)

凝,成也。体姤,谓阴始凝初,巽为命,故“君子以正位凝命”也。
(《鼎》《象传》注)

虞翻在很多地方将“元亨”注解为以阳通阴,又多有以乾为易、易道,以坤为阖、闭等之类,实则是在强调乾作为实现变化生生的根源,而坤更多的是静止乃至消杀。但两者对于易道之整体又不可或缺。虞翻用“凝”字来描述两者的关系,“凝乾之元”而“品物咸亨”,也就是说在整体的乾道变化当中,坤乃是意味着对这一整体的固止和节制,从而使得乾元在与作为其对反的坤的关系当中展开为具体的充满差异的整全,落实为具体的万物和形象。

以上讨论八卦、乾坤及两者之间的关联,以为虞氏所谓“月体纳甲”作为一种易例,在于解释“天垂象”,只是就卦象上来讲,实质意义则在于乾坤生六子;而乾坤构成了虞翻理解易道的基础。乾坤既有象的方面,所谓月体纳甲所言的月象;亦有变的方面,所谓阴阳消息大义。这也是虞翻所理解的“易”的两个方面:

易谓日月在天,成八卦象,“悬象著明,莫大日月”是也。(《系辞》“易者,象也”注)

地数始二,故称“易曰”。(《乾》《文言》注)

虞翻以八卦系统来取易象,在这基础上又有取六画卦之象;《文言》于九二处特表明“易曰”,乃是因为“地数始二”而有乾坤相交;因此象与变构成虞氏易的两个基础。当然,所谓象也是乾坤相交、阴阳相变在一定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两者并非截然两分。^①

^① 今所见虞氏易注中虽然没有直接如此讲,但也可以找到一些依据,如《坤》《象传》注中言月体纳甲,就有“此指说易道阴阳消息之大要也”,可见虞氏虽然强调月体纳甲在“象”上的意义,但并不就此否认其中的变,因而月体及八卦之象,可以理解为阴阳消息所呈现出来的。此外,虞翻于《归妹》注中两次引用《系辞》中“阴阳之义配日月”,如果考虑到当时已认识到月相与太阳的关联这一知识背景的话(详见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四章第一节),那么虞翻以月体纳甲来解释八卦之象,极有可能也是本于“阴阳之义”。

三 爻与变

虞翻以八卦为小成，乾坤之义在八卦中只表现出象的层面，而只有在重为六画的六十四卦以后才有“大成”：

引，谓庖牺引信三才，兼而两之以六画。触，动也。谓六画以成六十四卦，故“引而信之，触类而长之”。“其取类也大”，则“挥刚柔而生爻”也。（《系辞》“引而信之，触类而长之”注）

谓乾阳也，为天为父，“触类而长之”，故大也。（《系辞》“其取类也大”注）

虞翻持庖牺氏即已重卦的观点。而庖牺氏的重卦，在虞氏看来，不是简单的变八卦为六十四卦的过程，而是产生，或者说是表达出了象之外的意义：变。而这一意义的发生，乃是由乾阳来主导的，因而显现出以乾为主导的乾坤相交之义。这一意义在卦象上的表达，在虞氏看来，就是“爻”。爻与变之间的关联在《系辞》中即已建立起来，如“爻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发挥刚柔而生爻”，虞翻进一步发挥道：

动，谓爻也。爻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爻象动内，吉凶见外，吉凶生而悔吝著，故“生乎动也”。（《系辞》“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注）

效法之谓坤，谓效三才以为六画。（《系辞》“爻也者，效此者也”注）

动，发也。谓两三才为六画，则“发挥刚柔而生爻”也。（《系辞》“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注）

道有变动，故曰爻也。（《系辞》“非其中爻不备”注）

谓参重三才为六爻，发挥刚柔，则爻在其中。六画称爻，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系辞》“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注）

谓“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动，发。挥，变。变刚生柔爻，变柔生刚爻，以三为六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生爻。（《系辞》“发挥于刚柔而生爻”注）

以上所引虞注关于“爻”的讨论，除了以变动为中心以外，还将《系辞》中的“效